

第二十四章 夫妻有心結

甩下周錦成，許嘉玄先把買來的小奶貓交到六順手上。

六順雙手捧著那隻貓兒，毛絨絨一團的，讓他連力氣都不敢用，問道：「世子買隻貓回來做什麼？」

「你只管養好，養大一些，記得教牠抓鳥！」

抓……鳥？六順捧著貓兒一臉懵，難道是想要訓練牠自己覓食？

許嘉玄沒給機會他再問轉身就走了。

這時，貓兒突然喵了兩聲，聽得六順心頭一軟，捧著舉高說：「小乖乖，餓了吧？這就給你找吃的啊。」抓鳥什麼的，等長大了再說。

許嘉玄安頓好貓，在往院子走的路上又吩咐人去給魯兵帶話，讓問問南鎮撫司最近在受令查什麼，邊走還邊琢磨周錦成給自己的那幾份東西。

所謂首輔的小辮子其實並不太嚴重，不過是排擠了幾個官員，讓他們跌到谷底，再也爬不起來。

首輔是從不貪墨不假，可對待政敵也從不手軟，文人手上也沾血，不然恐怕早就被人拉下臺了。

在皇帝要用首輔的時候，這些證據一點用武之處也沒有，何況他也沒打算要去針對首輔，只是奇怪周錦成交上東西是要他抬哪門子的手。

進了院子，梓好可能是午歇了，四下都十分安靜，連外頭都沒有小丫鬟守著。

他發現梓好在生活上是個極簡便的，不喜歡被丫鬟婆子圍在跟前，就連她帶來的綠茵也時常不在身邊。

許嘉玄拾階要進屋，李嬪嬪在茶房看到他，忙出來迎上前問：「世子回來了，用午飯了嗎？少夫人讓老奴把飯在灶上熱著。」

她給自己熱著飯菜？許嘉玄從未有過讓人留飯的時候，心中一凜，回了句擺上來，便快步進了屋。

半攏著榻扇的裡間，梓好就在炕上小歇，連小襖都沒有脫，身上搭著條薄薄的毛毯，陽光落在她枕邊，睡顏恬靜。

他俯身看了她片刻，幫她把毛毯往上拉了拉，不想梓好就睜眼了。

梓好剛剛醒來的眼神有著茫然，定定看了他一會，才用手撐著起身，想要說話卻是先聞到他身上的酒氣，她皺眉，不動聲色地往後挪了一點。

許嘉玄沒察覺，逕自坐到炕上，「把妳吵醒了。」說話間居然帶了幾絲溫柔。

但梓好又挪後一步，他終於發現，也擰了眉，她躲什麼？

梓好略嫌棄地說：「你身上酒味太重。」

許嘉玄一愣，抬袖聞了聞，除了酒味，還沾有些許芸娘屋裡的熏香味，他臉色微變，想到出門的時候沒知會她一聲。

「和方景鏢那廝喝的，在他紅顏知己那裡。」他下意識就脫口而出。

聞言，梓好眨了眨眼，倒沒想到他會跟自己交代去處。

許嘉玄在她清亮的視線下莫名又覺得心虛，補了一句，「沒讓人陪酒。」

他居然這麼坦誠，梓好感到很意外，旋即就笑了，「嗯，我知道了。」

她一笑，眼角眉梢有種讓人心動的風情，叫許嘉玄看得心癢癢，情不自禁傾身想去吻她。

昨晚那一個吻早在他心裡發酵，若不是他去見過父親，又想起當年的事故，他恐怕就放縱自己了。

可在他唇要落下那刻，梓好卻偏過頭，他的唇碰上了她的臉頰。

他神色一僵，聽到梓好又嫌棄地說：「你去花街了。」

許嘉玄眼皮跳了兩下，被她推了一把，聽到她說——

「去換衣裳吧。」

被從頭拒絕到尾，他控制不住地黑了臉，條地站起身就往裡走，走過多寶榻的時候，他才發現原本掛在這裡的鸚鵡不見了。

不過他現在沒功夫去管那隻討厭的鸚鵡，找來衣裳，又吩咐李嬾嬾讓人送熱水，順帶洗個澡——省得陳家那個矯情的表姑娘還要嫌棄他！

在熱水抬進來前，他手上捏著兩張寫滿字的紙走出來，塞進她手裡，「剛才周錦成給的。」說罷，頭也不回又進去了。

梓好低頭去看，神色漸漸凝重，最後卻是彎眼一笑。

這煞神，居然還給她對外祖父不利的證據，是討好她嗎？

她突然覺得，許嘉玄有時也驚扭得可愛，剛才她拒絕他的親吻，估計心裡又憋著氣了。

梓好慢慢將紙張摺好，收到櫃子裡，正好看到繡筐裡還有一點就能繡完的香囊，就拿出來繼續繡。

許嘉玄從淨房出來的時候，便看到她坐在炕前做女紅，不動聲色地瞥了一眼，發現是她先前給自己繡的那個。

他把手對插到袖子裡，嘴角一揚，到外頭用飯去了。

許嘉玄剛用過飯，才湊到梓好跟前想跟她說說話，結果綠茵和帶去熟悉許家的小東西正好回來，身後還跟著前些天被他警告的芷兒，不由得皺起眉頭。

芷兒見他也在，只好先跟他見禮問安。

梓好見到芷兒，想她可能是有要事，笑著說：「珊瑚來了，我們到外頭坐。」

改過名的芷兒應好，跟在梓好身後就要往外走。

許嘉玄把珊瑚二字在嘴裡轉了一圈，覺得很是驚扭，細細一想，梓好小名兒叫小魚，結果皇帝送來的女人她給改個名成了珊瑚，怎麼那麼親密無間？

到了晚上的時候，珊瑚就見到六順跑到自己跟前來了。

六順說：「姑娘，世子爺吩咐讓妳再改個名兒，什麼珊瑚貝殼的都不能喊。」說著還鄭重重複一遍，「跟水相關都不能喊。」

珊瑚，「……」

這煞神還講不講道理了，她叫珊瑚又怎麼得罪他了嗎？

綠茵那頭很快就收到珊瑚的控訴，她告訴梓好，梓好先是一陣莫名其妙，可隨後笑得腰都直不起來。

這許煞神是個傻子吧。

晚上歇下的時候，許嘉玄老老實實的，梓好猜想，可能是下午的時候拒絕他，結果又想到珊瑚的事，一下又樂開來了。

見她躲在被窩裡笑得直抖，許嘉玄被鬧得好奇，胡亂猜了半天也沒猜出來她究竟是在笑什麼。等到梓好睡著了，他還睜著雙眼，看著帳頂發呆。

下半夜的時候，許嘉玄被小丫鬟喊醒，說是魯千戶連夜送了信進來。

許嘉玄低頭看了眼又睡到自己懷裡來的梓好，竟是難得的不願意起身，他靜靜躺了一會，才小心翼翼地起來。

他披著外袍來到外間，就著蠟燭的光看信，原來是周錦成遇到了麻煩。

周錦成還真是倒楣，謝宏一事上他也有心作文章，只是成親後他就一直在忙，明德帝補了假，所以想在家裡待兩天，結果南鎮撫司先告發他了。

江南……周錦成的夫人是做綢緞生意不假，居然是在這裡勾結，只能說周錦成倒楣了。

所以周錦成今天送東西過來，以為是他讓人給捅上去的？畢竟南鎮撫司有一半聽令於他。

但這麼一想，許嘉玄又意識到不對，先前他手下的校尉就被南鎮撫司參了一把，他絲毫沒得到消息，這次南鎮撫司再參周錦成，他也沒有收到信。

是陳首輔幹的？

他思索著，想到周錦成給的東西，不禁嗤笑一聲，求到他跟前來也沒用，周錦成多少回落井下石，他可沒有那麼爛好心，收了東西就會管這事情。

許嘉玄從不認為自己是善人，於是將信一燒，全當自己不知道。

而此時的周家早亂作一團，周夫人被休棄攆回娘家，在周家鬧了一通，之後又讓無情無義的周錦成威脅，被氣得暈過去讓人抬走。

周錦成這個夫人黃氏也是個厲害的，居然在被休的時候把周家裡的銀票都給藏起來了，周錦成事後翻了半天，一直翻到半夜也沒找出一星半點，氣得砸了不少東西。

次日清晨，周錦成又帶人到黃家，要黃氏把銀子都拿出來，卻被告知黃氏已經被逐出黃家，不知去向了。

周錦成沒想到黃氏大膽至此，但他哪裡知道，黃氏是帶著銀票跑到陳家去了！

陳二夫人一早又被黃氏吵得頭暈，可聽到她說要揭發周錦成，說知道他都幹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，陳二夫人思量半天便把人帶去見婆母。

等周錦成知道黃氏居然上陳家揭發自己的時候已經晚了。

梓好下午得到消息，知道這對夫妻狗咬狗一嘴毛，八成要鬧到御前去，抿唇笑了笑，一個貪得無厭，一個冷血無情，有什麼樣的下場都是活該！

許嘉玄早上見梓好還在繡那個香囊，就坐到對面書案後看書，省得被那隻又放開

鏈子的鸚鵡偷襲。

用晚飯前，他才知道綠茵下午的時候又帶著鸚鵡出去轉一圈，他突然想起梓好也沒有逛過侯府，就去拿了她的披風說：「我帶妳到園子裡走一走。」

梓好正好繡完香囊，見他難得開竅對自己體貼，直接就將香囊掛到他腰間。

她低頭幫著整理腰帶，許嘉玄垂眸看到她精緻的眉眼，情不自禁就在她眉心落下一吻。

梓好被他嚇一跳，往後退了兩步。

她緊張的樣子讓他想起昨天的拒絕，僵硬地轉過脖子去看別處，但去逛園子的時候，他又厚著臉皮去握她的手。

梓好安安靜靜地走到他身側，不時抬頭打量他，看著看著，覺得他若是能笑一笑，應該還滿討人喜歡的，畢竟長得也不醜。

她想了想，跟他說：「要不，你跟我講講早些年那件事吧，侯爺是怎麼傷著的？」許嘉玄沒想到她會突然提起這個，腳步一頓，側頭看見她仰著下巴看自己，此時正值夕陽西下，她身後是柔和的霞光，一雙動人的眼眸有著期盼，如同那霞光一樣美好。

他有了猶豫，知道自己該拒絕，可又不想打破此時這片美好。

梓好又說：「你現在不說，以後也不會跟我說嗎？我們現在是夫妻，你是準備一直這麼彆扭著過日子？」

她是存了好好扭轉他性子的心，從這幾日來看，她發現他本質還不壞，並不是真那麼冷漠，可能是跟他早年喪母有關。

當年他哭得慘兮兮的眼泡她還記得很清楚，如果兩人間能坦誠，他除了脾氣臭一點，也沒有什麼不好。

然而許嘉玄的神色卻一點點沉了下去，像是慢慢將大地籠罩的暗色。

梓好細細看著，心中失望，知道他是不會說了。她歎息一聲，輕輕掙開他的手，說：「回吧，該用晚飯了。」

掌心的溫度抽離，許嘉玄在這瞬間又將人拽回來，梓好毫無準備地被他捧著臉吻住。

她抬手捶了他幾下，他不鬆開，反而更加霸道，扣住她的手，將她舌頭都吮麻了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梓好才氣喘吁吁地被鬆開，在他唇離開前，她氣得狠狠咬他一口，一下就让許嘉玄嘗到血腥味。

他反手一抹嘴唇，果然見到手背上有血絲。

梓好冷冷地盯著他看，以為他要生氣，結果他只是抬頭望著天邊一顆星子嗤笑，又拉著她的手回屋，強硬得她甩了幾回都沒甩開，索性懶得跟他生氣。

兩人沉默的用過晚飯，梓好先去沐浴，出來後也沒再逗小東西，直接上床睡覺，上床前還去衣櫃裡翻出一床被子，自己裹著那床錦被縮到一邊。

許嘉玄沐浴出來後就看到這樣一幕，他知道她下午生氣了，便默不作聲掀開自己那床被子躺下，躺著躺著，他心裡又煩躁得很，想起她下午那句「我們現在是夫妻」，說得好像以後就不會是夫妻了一樣。

他驚扭，她不也矯情？

越是這麼想，他越是難入眠，猛地又坐起身，直接掀了梓好的被子擠了過去。梓好正迷迷糊糊地要睡著，他突然擠進來，還壓在她身上，嚇得她瞬間就睜開了眼。

昏暗的帳內，他一雙眼灼亮，似有火苗在裡頭跳動，她以為他要再吻下來，做好他敢就狠狠咬他的準備。

他也確實是低了頭，那個吻卻是輕輕落在眉心。

昏暗中，她聽到他說：「當年的事情有一半該怪我，若不是為了救我，父親不會被那條毒蛇咬了腿，最後被迫斷肢保命。」

梓好心神皆是一震，可是他說到這裡就又不說了，從她身上起來，竟是要下床。她坐起身，看他穿鞋子的背影，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她覺得當年的事可能有誤會，但從他嘴裡卻又聽到她沒想過的另一種真相。

威武侯受傷居然與他有關，所以他心裡一直過不去，是因為他也是害父親受傷的一方？

這麼說的話，說他不能原諒二舅舅，或許是說他一直沒能原諒自己？

許嘉玄已經穿了鞋子往外走，見狀，她喊住他：「你要上哪去？」

「去睡書房，省得讓妳堵心。」

這人……梓好被他氣笑了，「誰堵心了，你好好說話，我能生氣嗎？」

許嘉玄充耳不聞，仍舊往外走。

梓好冷哼一聲，朝他再喊道：「去吧去吧，去了，明兒滿府都知道你怕我，和我吵一句嘴就只能睡書房了。」

許嘉玄果然停下了腳步，回頭冷著臉看她。

她挑眉道：「不走就躺好。」一點也不怕他冷臉。

許嘉玄也被氣笑了，陳家這個表姑娘向來是膽大的，初初約她見面，她二話不說就來了。

但他會怕她？

即便知道這是激將法，許嘉玄還是受了，回到床邊，一把踢了鞋就躺回去，還把她身上的被子扯掉，丟到床下，仍舊一床大被蓋住彼此。

梓好覺得他可真是幼稚，生起氣來跟小孩子一樣，還得讓人半哄著。

不過他重新躺下，她也就沒再氣他，還往他那裡挪了挪才閉上眼。

許嘉玄再遲鈍也察覺到她的親近，一翻身，就又將她壓在身下，狠狠地吻住她的唇。

梓好被堵了唇的時候，心想這人什麼毛病，一生氣就愛親她，但還是安安靜靜的任他胡作非為，畢竟她也不討厭他。

然而許嘉玄的吻不知什麼時候從她唇上慢慢游移到她耳後，他急促的呼吸聲就在耳邊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曖昧，催得梓好心跳也在加速，臉頰燒得滾燙，到後來，衣衫盡解。

梓好的腿被他掛到腰間，她知道接下來是什麼，手輕輕搭在他的肩頭上，摸到他

身上都是汗。

許嘉玄此時不但身上都是汗，額頭上亦是，掌心裡的細滑讓他的手都在輕抖，指尖輕挑慢撚地試探，待聽到她的呼吸亦變得不平穩，他終於緩緩沉身。

梓好輕哼了一聲，「疼——」

那樣一聲，像是在顫抖，又似嬌嗔，讓許嘉玄的心神不由得恍惚了一下，腦海裡是她那雙能勾人心神的眼眸，是她眼角微揚的風情。

他越發激動，掐著她的腰，再沒有猶豫，橫衝直撞起來。

梓好卻因疼痛睜大了眼，濕潤的眼角凝出淚珠，整個人搖搖欲墜，在心裡罵句莽夫！她想讓他慢一些，可話還沒出口就被他重重撞得只能發出細碎的咽鳴聲。

她閉上眼，認命地再把唇咬上，他卻俯身尋她的唇，一含住便不鬆開了。

圓房這事上比梓好想得更難受，初識情滋味的許嘉玄卻如同蠻牛般，眼角都紅了。

梓好又疼得一縮，許嘉玄腦海在這瞬間緊跟著一片空白，比上回還讓他控制不住的愉悅席捲全身，他悶悶哼了一聲，再回神的時候，發現自己已經交代了。

他停下來，梓好終於找回一絲力氣，再也忍受不住，一抬腳就將還為自己的不持久發懵的許嘉玄給踹開。

許嘉玄一個不防，被踹得直接滾到了床下，發出咚的一聲重響，摔了個四仰八叉。梓好扯過被子包好自己，她疼得冷汗涔涔，把人踹下床後，她如今也只剩喘氣、警惕盯著許嘉玄的力氣了。這個煞神！就不知道憐惜她一些，那冊子他不是看過了嗎？

而許嘉玄坐在冰涼的地板上又是愣了半天，終於反應過來自己被踹下床了！

她難道是嫌棄自己？

許嘉玄直想得眼前一黑，狼狽從地上爬起來，就看到她縮成一團，目光不善，防備地看著自己。

他想說什麼，甚至想要再撲上去，證明自己不是不行，外頭卻傳來護衛的稟報聲——

「世子，陛下有急召，東宮出事了！」

所有的旖旎想法在這瞬間都被一句話澆滅。

梓好巴不得他這會快走，許嘉玄沒錯過她突然發亮的眼眸，臉色鐵青地去穿上衣裳，匆忙進宮。

梓好在他走了後，掀開被子一看，發現自己腰間有幾個快要發青的指印……她就不該心軟跟他圓房！

這時的明德帝正氣得在乾清宮砸東西，連要給女兒冊封為世子夫人的聖旨都掉到地上。

太子坐在下邊，臉色蒼白，額頭包了一圈的棉布，額角處還有一塊殷紅刺眼的血色。

不久前東宮走水，太子在濃煙中被人暗推一把，直接磕到了頭，好在沒磕暈過去，

不然怕是要葬身火海了。

之後太醫看過傷口，說磕得太深，多半是要留疤了。

第二十五章 魯莽的漢子

東宮走水，火勢一直到許嘉玄進宮時才撲滅。

他穿著飛魚服，一手握著繡春刀，腳下走得飛快，刮在臉上的風夾雜著大火後的煙火味。

得到明德帝召見後，他進了大殿，只見太子扶著額坐在一邊，皇后也在，眼裡都是焦急。

「臣參見陛下。」許嘉玄跪下見禮。

明德帝坐在御坐上臉色鐵青，沉聲吩咐道：「把東宮那些狗奴才都審一遍，朕倒要看看，是哪個包藏禍心的敢推太子！」

東宮裡伺候的有上百人，救火時又亂，恐怕還有不少禁衛軍在裡面，許嘉玄略一思索後問道：「陛下，值守的禁衛也審？」

「審！」明德帝一拍桌面，桌上的茶杯跳了跳。

帝王雷霆之怒，許嘉玄當然不會再傻傻繼續問下去，當即應諾，退下辦差。

許嘉玄先去了東宮一趟，早有在宮中值守的錦衣衛把宮人都趕在一處，不少人燒傷了，躺在地上痛苦哀嚎，東宮的正殿燒毀一間，寢宮那邊燒得連橫梁都倒塌了。經一名錦衣衛校尉說明，許嘉玄知道太子是在寢宮裡磕的頭。

許嘉玄凝眉下令，「把當時在寢殿裡值守的宮人單獨押一塊，最先發現失火和在寢殿救火的宮人另關一處。」

校尉領命，他卻又把入喊回來問：「太子殿下的幾位姬妾呢？」

「今晚並沒有姬妾侍寢，但都受了驚嚇，被皇后娘娘安排到別的殿宇裡歇著。」

許嘉玄這才點點頭，太子還沒立正妃，這些女人也只有吳皇后過問。

他進去寢宮看了一圈，腳下都是水和燒過的物件，氣味刺鼻，他到燒得最厲害的一處查看，發現是離床最近的落地罩，斷了的橫梁正是上頭那根。

他看得眉心一跳，太子被驚醒逃離時的畫面浮現在腦海，再去看太子磕到的地方，是過了落地罩的一高几，如今燒得只剩下些許架子。

站在那堆焦黑的木頭邊上，他蹲下身，伸手在濕漉漉的地面輕輕一摸，撚撚指尖，盯著上面厚厚的黑灰出神片刻，而後又看橫梁倒下的地方，眉頭皺起。

太子磕倒在這兒？

許嘉玄不動聲色地從東宮回來，出宮回到北鎮撫司，著手審人的事。

宮女太監都面無人色，細細的哭泣聲不絕於耳，他猛然想起不久前梓好耳邊喊疼的聲音，心裡莫名煩躁。

剛才走得急，也不知道她怎麼樣了，想到自己著急得沒問上一聲，不由得懊惱，這會也壓不住脾氣，沉著臉，吩咐手下的人加快審訊。

威武侯府。

梓好正泡在熱水裡，綠茵氣紅了眼幫她洗身子，視線落在她腰上那圈發青的手印上，恨不得去咬許嘉玄兩口。

「您怎麼就依了那個煞神？他也不知道憐惜著您一些，這麼些年來，您掉根頭髮，我們都得心疼半天，他可好！」

梓好閉著眼聽她嘮叨罵人，其實腰上的指印還好，也不覺得疼，疼的是腿心，讓她連動都沒敢動。

她也覺得自己這回太過心軟了。

可憐那煞神心裡有坎過不去，又小小年紀沒了母親，她娘親也去世得早，免不得有些感同身受，而她一直覺得自己挺對不住他的，畢竟是皇帝硬生生把自己和他湊在一塊，他才是憋屈的那方。

她想著，幽幽歎氣一聲，「他是真魯莽。」

綠茵倒沒再罵了，小心翼翼地扶她從浴桶中站起來。

梓好一動就疼得倒抽口氣。

她們要水，驚動了李嬪嬪，許嘉玄又受召進宮，李嬪嬪便在外頭給更換被褥，自有看到被上的幾滴血跡，一時間驚疑不定。

綠茵聽到梓好抽氣的聲音，心疼得落淚了，急得直跺腳，「奴婢一會就給您找醫婆看看！」

李嬪嬪進來淨房，正好聽見那麼一句，臉色幾變，剛才看到血滴，她就在想是不是少夫人受傷了，畢竟兩人新婚夜就圓了房，要不是受傷，哪裡會再出血？

李嬪嬪上前也幫著扶梓好跨出浴桶，見她動作緩慢，明豔的臉龐蒼白一片，心跳得極快，垂頭一看，還看到她腰間兩側的指印。

世子真傷了少夫人？

等梓好回到床上，綠茵要去叫醫婆，李嬪嬪見她不說話，急得團團轉，張嘴幾回又不好問。

好不容易熬到醫婆來了，梓好忍著臊給檢查，醫婆看得倒抽口氣，「作孽啊，怎麼就不知道疼惜些？」這都撕裂傷了。

醫婆想到給看診的是世子夫人，那個京城有名的煞神的夫人，心中有說不出的同情。

「夫人這傷起碼要養個四五日，您以後讓他莫著急，兩人間恐怕不太匹配，不然不能傷成這樣。」

她看過了，這位世子夫人細嫩著呢，一般人可能還能應付，但那許煞神人高馬大的，哪裡受得住？

李嬪嬪在邊上聽得一愣一楞的。

梓好初經人事，在不匹配三字上琢磨了片刻，臉頰升起紅霞，當時黑燈瞎火的，她也沒瞅，若是見著了，恐怕就不會依他了。

醫婆又再三交代，留下傷藥後，搖著頭離開。

在上過藥後，梓好的臉色總算好看些，抱著被子昏昏沉沉睡過去。

李嬪嬪見綠茵固執守在邊上，還對自己沒好臉色，多少有些尷尬，看得出來綠茵

怪世子也連帶怪上她了。

但她也沒想到夫妻倆洞房後首回叫水就鬧出這種事來，站在床前欲言又止，最終還是沉默著出了屋。

府裡半夜叫來醫婆，自有門房的人稟報給劉氏的丫鬟。

劉氏一早醒來，聽到此事第一反應是梓好傷到不好說的地方，不然哪裡會叫醫婆，風寒一類的應該會喊郎中。

所以她伺候過威武侯用早飯就去了梓好屋裡一趟，來到院子，打聽到許嘉玄當晚被急召進宮，腳下又走快兩步。

許嘉玄不在，梓好就坐在炕上用早飯。

劉氏進來就看到她穿著嫩綠色帶毛領的小襖，像湖岸邊剛抽枝的柳條，嬌嫩得惹人憐。

梓好聽到劉氏來探望，忙放下粥碗，要給她見禮。

劉氏一下就伸手架住，又拉她坐回到炕上，「一家人的，哪裡來那麼多的禮。」說著上上下下打量她，見她臉色還好，只是坐下時動作略顯緩慢，劉氏是過來人，想到兩人新婚，大約就猜到了，臉上都是笑。

「我聽說昨兒妳這邊請了醫婆，我已經吩咐廚房，給妳熬著補氣血的湯，一會就送過來。」劉氏通透，只點個提要，就怕梓好臉皮薄臊著了。

昨晚最差人的時候是被醫婆看傷，梓好這會倒是落落大方，抿唇笑著謝過。

劉氏前來，正好還有別的事，就一併與她說：「妳的生辰是在二月二十六，我準備請幾家相熟的過來，再叫上個戲班熱鬧一下，正好也跟親朋好友多熟悉，省得妳總悶在房裡。」

正院那頭有威武侯，許嘉玄又不喜歡劉氏，劉氏自己心裡明白，也儘量不往小夫妻倆這兒來，省得惹得繼子不高興，但她對梓好是真喜歡的。

長輩好意，梓好自當是領著，劉氏又說：「等妳歇幾日，調養調養，我就該督促著妳管管家裡事務了，我這忙得頭焦額爛，可不能看妳就那麼清閒。」

聽劉氏居然有轉交管事權的意思，梓好略詫異，只道：「那我就給您打打下手，多的我也不會，要鬧出亂子來。」

劉氏哈哈地笑，「不怕妳鬧亂子，那我們就這麼說定了。」

綠茵正站在邊上餵鸚鵡，小東西也在逗樂學舌，「說定了，說定了。」

這可把劉氏稀罕得，難得又多留了會，過了把餵鸚鵡的癮才離開。

小半個時辰後，廚房送了湯來，李嬪嬪親自幫著她撇去上層的油花，端到她手邊。綠茵見她殷勤，遷怒的那股怨氣小了不少。

李嬪嬪見狀就拉著她出屋去廊下，問昨晚的事情，「綠茵姑娘，我知道少夫人受委屈了，世子那頭我定然會去問問，也會轉告醫婆的叮囑。妳是少夫人房裡的人，昨兒的事情我不好問少夫人，但我總該心裡有個底，才好跟世子說道說道不是？」還說道說道，那煞神就該拉出去打一頓！綠茵沒好氣地冷哼，李嬪嬪一陣尷尬，正要再問，卻見一個陌生的婆子快步往這處來。

有小丫鬟已經上前詢問，綠茵朝那位穿著藍底長襖的婆子喊，「是張喜家的嗎？」張喜家的是陳老夫人讓梓好帶過來的陪房，在侯府暫時也沒差事，便給梓好跑腿傳信，今兒第一回過來。

喝著湯的梓好聽到張喜家的，打開窗，視線穿過廊外那棵海棠樹，果然見到一個婆子快步來，是陳家有送信來？

她第一個反應就和陳家相關，張喜家的來到綠茵跟前，先給李嬾嬾福了一禮，面有喜色地說：「剛才收到家裡的信，大少爺要訂親了。」

綠茵一愣，梓好臉上已經露出笑容來。

梓好探頭問：「誰來送的信。」

「是老夫人身邊的。」張喜家的抿著嘴直笑。

梓好就吩咐把人喊到跟前，細細問過後，聽說是在她出嫁後商議的，但沒定下的事情也不好外揚，今天兩家人正式過禮，陳老夫人這才來知會一聲。

綠茵眼珠子一轉，當即說道：「大少爺大喜，姑娘當該回去祝賀才是。」

梓好沒多想，扶著炕桌站起來，讓綠茵去備禮物，說一會就回陳家。

李嬾嬾瞪大眼，扭著帕子心急，她真是小看少夫人身邊這個丫鬟了，這是攛掇著少夫人回娘家，可理由又正當，她也不能攔著。

綠茵歡快地應下，快速拾好東西，還傳來轎，讓梓好坐著去垂花門坐馬車離開。

李嬾嬾站在垂花門前，臉色陣青陣綠，就只盼著許嘉玄快點回來！

許嘉玄這會正在北鎮撫司忙得打轉，一百多號人審下來，在他煩躁地嚴刑逼供後，終於找到推太子的凶手，結果那太監咬舌自盡了。

再查那個人進宮時的情況，一乾二淨，連家人都沒有，最終結果就是沒有結果，線索隨著人死而消失。

許嘉玄心情沉重地去給明德帝稟報，已經做好了被訓斥的準備。

明德帝聽到成了無頭公案，冷笑一聲，「你們錦衣衛的本事近來都餵狗了！」

許嘉玄只能低著頭聽訓。

太子如今留在乾清宮側殿養傷，聽到許嘉玄過來回稟便也去聽，進門後就聽到父皇怒斥的聲音，走上前拱拱手，「父皇，既然行凶之人有膽在禁宮動手，自然是做好萬全準備，您也莫要動氣了。」

有了太子溫和相勸，明德帝臉色總算稍有好轉，半責怪地說：「你有傷，還跑出來做什麼？傷著頭是好玩的？快回去歇著，莫讓你母后擔憂。」

太子嘴角帶著淺笑，溫潤應諾。

許嘉玄朝他投去一個感謝的目光，在看到額頭的繃帶時卻一愣，玄真子叮嚀的事情迴響在耳邊——別讓你媳婦太靠近額角有疤的男子。

他視線在太子帶血的額角再度一掃而過，眸光閃爍。

太子？梓好怎麼可能會跟太子有聯繫？

他重新低下頭，在東宮那個事發地發現的異常也浮現在腦海裡，太子撞到頭的位

置並不對，即便火場狼藉，可是有沒有掙扎過，或是跌倒過的痕跡還是能分辨的，那一片的灰厚得很，根本沒有印記。

許嘉玄正滿腦子官司，明德帝連喊他兩聲都沒見他抬頭，站起身，一下就把聖旨砸他身上，「我看你和周錦成一樣，公事無能，家裡也一團糟！」

許嘉玄眼前一抹明黃色一閃而過，差點被砸到臉，忙伸手接住，他被罵得莫名其妙，瞄到展開的聖旨，看到梓好的名字，當即細細去看。

是冊封誥命的聖旨。

明德帝見他愣在那裡，聲音依舊凌厲，「朕給你賜的婚，成婚不足十天，你居然就跑去花街柳巷！許嘉玄，你眼裡可還有朕！」可還有朕的女兒！

許嘉玄盯著梓好的名字，覺得有些冤，去芸娘那裡是他不對，但這請封……他跪倒，如實上稟，「陛下，並不是臣對此門親事有什麼不滿。梓好很好，臣遲遲沒有請封，是因為臣不知梓好父姓為何，不知該要如何落筆請封。梓好身世叫人憐惜，臣不忍當面再去揭她傷心事，如今連家譜上也只是寫了梓好的名字。」

他的陳情反叫明德帝一怔，即便是明德帝自己在下旨的時候，也是略過了姓，因為梓好的生母……她並不願意讓女兒冠上他的姓。

明德帝一瞬間白了臉，袖下的手微微顫抖，是他造的孽，即便女兒知道身世，知道是金枝玉葉，也不曾有過回到他身邊的想法。

明德帝伸手扶了扶桌子，戚公公見他臉色不好，上前輕輕喊了聲陛下。

許嘉玄聽到動靜抬頭，正好看到明德帝要坐下，帝王腰間的藏青色猛地刺了他眼一下。

前有太子的異樣，後有帝王腰間的香囊，他因為在意，紋路記得再清楚不過，為什麼梓好親手繡的香囊會掛在明德帝腰間？

許嘉玄被疑問衝擊得失態了都不自知，站了起來，眼睛一錯不錯地盯著皇帝看，但明德帝坐著，哪裡還容得也再窺探。

無意間被許嘉玄戳中心頭那塊傷疤，明德帝也沒了再計較的心情，抬手揮了揮，是要他告退。

許嘉玄還沒反應過來，整個人杵在那裡，是戚公公又喚了幾聲，說明德帝讓他退下，這才斂神，心情複雜地離開。

進宮一趟，親眼所見兩件讓他想不明白的事，許嘉玄被寒風吹得一凜，想起除夕宮宴的事來。

那天晚上她離席有一段時間，他去周邊能休息的地方都找了遍，但都沒有找到她，然後他試著碰運氣，朝通往設宴處所在的後方去。

那邊是去後殿的，結果他就見到她慢慢走過來，當時他沒多想，可現在聯繫起明德帝腰間的香囊……他就免不得要多想了！

許嘉玄疑慮重重，心中是從來沒有過的不安，出了宮就策馬狂奔回家。

李嬪等了許久，終於見到他回來，也沒細看他的臉色，先把梓好傷著的情況告訴他。

他聽到撕裂傷三字眉心重重一跳，昨晚她眼裡含淚瞪著自己的樣子就在眼前晃

動，怎麼會傷成這樣？

「少夫人呢？」

李嬾嬾見他幾乎是小跑著往屋裡去，迫得氣喘吁吁。

許嘉玄一路走到寢室也沒有見到她窈窕的身影，長案上的香爐正輕煙嫋嫋，自打她嫁過來後，她都喜歡點上這種香，跟她身上的香味是一樣的，帶著像花蜜的絲絲甜香。

香味還在，她卻不在屋裡。

「世子……少夫人回陳家了，陳家大……」

陳家！許嘉玄根本沒再往下聽，拔腿又往外走，她氣到直接回了娘家？

李嬾嬾一句話沒說完，他人又跑得沒影了，站在原地直跺腳。

許嘉玄再度策馬往陳家跑，把馬兒累得，連陳家下人再往前拉幾步都不願意走。

陳大少爺訂親，陳家並沒有往外宣揚，只是請了牽線的夫人在家裡用飯，梓好此時就在廳堂裡陪坐著。

管事跑來說表姑爺來了，話還沒落下，就見到許嘉玄大步踏了進來。

這是內院的花廳，廳堂裡都是女眷，他闖進來讓眾人不約而同地都停住說話聲，齊刷刷看了過去。

陳老夫人見這煞神那麼無禮，還帶著刀就往裡闖，臉驀地一沉，「世子怎麼來了？」

許嘉玄此時視線定在梓好身上，見她詫異看著自己，上前就去拉她的手想往外帶。

陳老夫人驚得站起來，朝外頭喊道：「攔住！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梓好也掙開手，皺眉奇怪地看他，「你又發哪門子邪風？」沒看到有客人在嗎？

居然到她外祖家發瘋，而且他步子大，她還難受著呢。

陳家的婆子在兩人出來的時候當即伸手攔住去路。

這些婆子許嘉玄根本沒放在眼裡，但梓好掙開他的手，他只能停下來。

「回家再說。」他回頭，臉色並不好，但語氣克制，比平常輕柔許多。

梓好一臉莫名，不滿地回道：「不回。」

她還沒見到大表兄下定回來，親自跟他道喜呢，回去做什麼，不是白跑一趟？

許嘉玄被她噎著，伸手又要去拉她，「不要鬧脾氣。」

她手又一縮，「誰鬧脾氣？」

他顧及著她身上的傷，沒敢太過緊逼，只能再壓低聲音說：「跟我回去，我看看傷得怎麼樣了。」

梓好先是瞪大眼，下刻狠狠呸他一口，「不回！」青天白日的，他在胡說八道什麼！

「梓好！」他真是被氣著了，忍不住吼了一聲，他什麼時候對人這麼低聲下氣過，要不是擔心她，他能這樣？

偏偏梓好最不怕的就是他冷臉，對著他一挑眉，「這裡是陳家，你再亂吼亂叫。」

許嘉玄覺得她真的就是生來剋自己的，臉色陣青陣白，咬牙再問：「究竟回不回去？」

梓好板著臉與他對視，他氣笑了，扭頭就走。

愛回不回，她就繼續矯情著吧！

陳老夫人這個時候出來，看到許嘉玄往外走，忙將外孫女拉住，氣得把拐杖狠狠砸在地上罵道：「煞神！這是要做什麼？」

梓好神色複雜看了眼他遠去的背影，回頭寬慰老人，「您別著急，他就這臭脾氣，可能是有什麼著急事不好在這兒說，要孫女跟他家去。」

「那也不能搶了人就走啊，這算是什麼，土匪嗎？」

老人的罵聲在身後，許嘉玄冷著臉沒有回頭。

梓好拉著拉陳老夫人再回去廳裡，和在場的夫人輕聲解釋幾句。

大家都知道許家和陳家不對付，見梓好這樣，只覺得她委屈極了，在外祖家還被人欺負上門。

梓好身為當事人，倒沒覺得委屈，許嘉玄說檢查傷口，她知道他是擔心自己，但這人好心辦壞事，就是學不會好好說話。

她把剛才的插曲拋到腦後，在陳家用過午飯，陳老夫人仍不想讓她這個時候回許家去，要她先回房睡一會。

梓好不好拂了老人家的意，便帶著綠茵回跨院，哪知才進了院門，她就看到某個氣衝衝離開的人趴在牆頭上，跟隻猴兒似的，正探頭探腦……

到底放心不下，爬牆頭潛進來被抓個正著的許嘉玄，「……」

第二十六章 回回都吃癩

屋裡安靜得只有小東西啄瓜子的聲音。

從牆上翻進來的許嘉玄略不自在地坐在梓好對面，盯著跟前的杯子，彷彿那茶水裡能開出朵花來。

梓好微抿著唇，明淨的雙眸裡有著無奈，到底是先打破僵局，「不跟你回去，是因為我大表哥今兒去下聘，我在等他回來，好親口跟他道聲恭喜。」

許嘉玄面上沒有什麼表情，本來他是想偷偷翻下來先進屋，準備悄悄探查情況，莫被小丫鬟什麼的見著嚷嚷出來，結果就被她抓了個正著，那種丟臉自不用說，如今聽到真正的緣由，他心裡更驚扭了。

敢情他再次表錯情，以為她是因為自己昨夜不溫柔生氣跑走，堵著氣不願意跟他回家。

許嘉玄覺得，自己在她身上吃的癩和難堪，都趕上他活了這近二十年的人生了！

「你總愛鬧驚扭，有什麼都窩在心裡不說，今兒我是成心叫你嘗試一下這種滋味。」梓好見他不語，繼續說道：「是我不好……」

她輕輕歎一聲，明知他跟個炮仗似的，還故意激他。

許嘉玄梗著脖子，心中卻一動，那雙沒有波瀾的幽深眼眸有光微閃。

「是我脾氣太急。」他終於張嘴承認了自己的錯誤。

他出身侯爵之家，又是世襲的錦衣衛，自小便受嚴厲冷酷的教育，他初去錦衣衛就是千戶一職，皇帝的心腹，他的心思從來都在差務和揣摩聖意上，只要皇帝要誰倒楣，他都會心狠手辣除去。

他在錦衣衛裡以暴戾出名，從來不在意別人的看法，唯獨遇到她之後。

他不屑和女人多計較，無意識中會遷就一下，畢竟錦衣衛裡沒有人會逆他的意，可一回一回吃癩下來，他也就按捺不住自己的脾氣了。

許嘉玄坦白說出自己的不足，梓好先是愣了一下，隨後就笑了。

她笑起來時總是先彎了雙眼，眼角微微上揚，將她明豔的面容再增十分光彩，既嬌又俏。

許嘉玄就不受控制地溺在她的笑容中，甚至能清楚看到她眼中有自己的倒影。

梓好說：「你脾氣也沒有太壞。」

她是真誠地，許嘉玄莫名的又不太自在，撇開了雙眼，耳根在發燙。

「你用過飯了沒？」梓好把他神色盡收眼中，心裡好笑，面上不顯關切地問。

雖然他沒有回答，但她明瞭，他氣衝衝跑出去，又放心不下再潛進陳家，肯定是沒有用飯的。

梓好就喊來綠茵，吩咐道：「去跟廚房說一聲，問問還有沒有羊肉，給表姑爺烤隻羊腿，多撒些辣子，再燉個火腿肘子。」

綠茵神色淡淡地應下。

倒是許嘉玄聞言略有詫異——她知道自己的口味。

等綠茵離開，梓好再喊來一個小丫鬟說道：「妳去老夫人那兒稟告一聲，說表姑爺來接我，還未用飯，等用過飯，我們再去給她老人家請安。」

她心細，給許嘉玄一個很好的臺階下，剛才的無禮也就這麼抹去了。

等這些事情都安排好，她朝木著一張臉的許嘉玄說：「你給我的那兩頁紙，我交給外祖母了，她嘴上沒說什麼，心裡是高興的。」

許嘉玄端茶，抵了一口道：「與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東西。」

剛才還爽快的承認錯誤呢，這會又端起來了。梓好不由得輕笑，但也知道他已經是很難得了，再慢慢來吧，欲速則不達的道理她懂。

她就問：「你昨晚忙了一夜？」

提到昨晚，許嘉玄把拋到腦後的兩件事情都想起來了，眸光不受控制地一沉，探究地看著她。

梓好不明所以，「怎麼了？遇到什麼棘手的事情了？」

她知道是東宮出了事，聽說太子險些在火場沒出來，可是走水原因有異常？她一顆心跟著一沉，偏偏南鎮撫司到現在也沒有給她更詳細的事情緣由。

許嘉玄剛才是因為聽到她傷得嚴重，又跑回娘家，擔憂和氣急之下才往陳家來，如今冷靜下來，那個疑團就又籠罩在心頭。

他說：「太子殿下被人在火場推了一把，撞到頭，如今行凶之人自盡，根本查不到凶手。」這些是公務，他本不該跟她說，可玄真子警告的話又在耳邊，還有明德帝的香囊……

梓好聽聞眼皮重重一跳，放在桌面上的手猛然攥了拳頭，「傷得可嚴重？」

她語氣比剛才急促，許嘉玄善察言觀色，這種變化哪裡逃得過他雙眼，他看出梓好在面對太子的態度上有問題，那一句話可以定義為為太子擔憂。

他眸光越發深沉，如同深潭，連光都透不進去。

許嘉玄不自覺地也握了握拳頭，淡淡地說：「太醫說將養些日子就好。」

梓好沒發現自己的舉動都落在他眼中，得知太子無礙，扯了扯嘴角，笑道：「皇后娘娘最在意太子了，她身體不好，萬幸太子雖有損傷卻沒有大礙，娘娘心裡也能好受些。」

她的話倒是讓許嘉玄一愣，聽這個意思，她擔心太子傷勢是出於吳皇后？他就又想起她娘親與吳皇后是好友，自小常吃住在一塊。

許嘉玄略一思索，沒在這問題上繼續糾纏，而是在想皇帝腰間的香囊。

有沒有可能那個香囊是給吳皇后的，結果吳皇后又轉贈給皇帝了？

他張了張嘴想問，可看著她清亮的眼眸，最終還是把話嚥回了肚子裡。

如若是誤會，他一查便知，何必再問出來，讓她覺得自己太過小肚雞腸。至於太子額頭的事，他或者該去問問玄真子有什麼說法。

想到這裡，許嘉玄的視線又重新落在梓好身上。

此時梓好已經跑到櫃子那裡，抱了床被子出來，像是要鋪床，走動間裙襬輕揚，但還是能看出來她行動遲緩。

許嘉玄想起她身子的不適，站起來，三兩步到她跟前，接過她手上的被子，「是要鋪炕上還是床上？」

「炕上。」梓好扶了扶腰，「你昨晚沒睡，趁廚房還在做飯這會眯一下。」

許嘉玄抱著被子的動作一頓，去看她時，她還朝自己微微一笑，把他雙眼都灼了一下。

他快步走到炕前，把被子放下，猛地又回身，將她直接打橫抱了起來。

梓好被他嚇得驚呼一聲，下一刻就被他放到炕上，他滾燙的唇落了下來，她悶悶哼了聲，叫他給壓的。

正準備承受他突如其來的吻時，他卻又從她身上起來，喘著粗氣，眸光深黯地盯著她，像是一頭吃不著肉的餓狼。

梓好眨眨眼，聽到他說：「我身上髒，妳一會又該嫌棄了。」

昨晚在監牢裡待了整晚，審人的時候還沾了血。

梓好愣一愣，想起自己嫌棄他喝酒和去了花街的事，伏在被子上笑出聲。

這人還是彆扭，不過換了一種形式彆扭，彆扭著明說！她覺得剛才那一架吵得有點值。

見她笑得花枝亂顫，許嘉玄又沉了臉，默不作聲地去把炕桌挪一邊，扯過棉被鋪好，脫鞋後和衣就躺上去。

雖然話是他說出來的，但她明顯還是嫌棄了，心裡總是不舒服。

梓好笑得更厲害了，這人真是……她也不知道怎麼形容他才好。

許嘉玄睡了兩刻多鐘，廚房的送飯食過來，梓好把他喊醒，讓他淨手淨面後用飯。

他也是餓狠了，從早上到現在滴水未進，把一隻烤羊腿都吃個精光。

梓好暗中打量他，想他長得高大不是沒道理的，然後又低頭看看自己纖細的四肢，醫婆的話在耳邊響起，昨晚上的不愉快也在腦海閃過。

她……一點也不喜歡同房！

許嘉玄被帶來見陳老夫人的時候，老人也小歇起來了，雖然有梓好轉交的那些東西，可對他剛才在賓客跟前就對外孫女大吼大叫的事還是在意。

陳老夫人神情淡淡，跟他說夫妻間要謙讓，更直接點明道：「我知道你對我們家老二不滿，我們其實也不想叫梓好嫁你，但聖意不可違，既然她嫁過去了，當然也希望你好好待她。我這孫女自小命苦，卻也不能再讓她受苦，若是我知道你再委屈她，我就是撞死在御前也要給梓好求下和離書！」

「外祖母。」梓好聽她說得太過嚴肅，在邊上拉了拉她袖子。

陳老夫人拍拍她手背，不讓她多說話，眸光銳利地看向許嘉玄。

被當著丫鬟婆子的面教訓，許嘉玄的臉色自然好看不到哪裡去，連梓好都擔心他那驢脾氣會不會犯，不想他只是深深吸一口氣，朝陳老夫人一禮。

「在下雖不才，卻從來沒想過為難梓好什麼。您放心，梓好既然嫁到我許家，那任誰也不會把她當外人。」

梓好只以為他不喜歡自己，但也不討厭，可今天聽到他這番話，細細一品又似乎有些什麼在裡面，但他神色太過淡然，這樣一句話更像是對陳家人的承諾，不將她列在與陳家有舊怨之上，所以她覺得自己應該是多想了。

兩人只要像剛才在房裡那樣能和平相處下去，她就覺得十分不錯了。

她是個隨遇而安的人，這樣就好。

陳老夫人似有質疑地再三打量許嘉玄，最後才唔了一聲，讓兩人去見大孫兒道聲喜，才把梓好給放回許家去。

許嘉玄出了陳老夫人的院子，見到梓好的表兄弟，臉色又是平素的冷漠，一句恭喜也說得不鹹不淡的。

陳大少爺摸了摸鼻子，趕緊想把這煞神送出門。

梓好見陳瑩玉不捨地拉著自己的手，就朝許嘉玄說：「什麼時候我們請表哥和表妹也到家裡坐坐，園子裡的那片楓葉林好看。」

許嘉玄掃了陳瑩玉一眼，見她跟隻受驚的兔子似的往梓好身後縮，心中有些看不上陳家這個嫡女，他會吃人嗎？膽子那麼小，還好皇帝沒給他賜婚這個！

這麼想著，他不由得一愣，見梓好還盈盈看著自己，他耳根又莫名發熱，說：「妳是世子夫人，府裡的事情哪用事事問過我。」

他極給面子，惹得梓好抿嘴笑，跟陳瑩玉約好到家裡來玩的時間，又讓她帶上她的小姊妹們。

許嘉玄不耐她還站在這裡囉囉嗦嗦的，也不管陳家小輩怎麼看，再度一把將她攔腰抱起，直接塞進馬車，自己也跟了進去。

陳瑩玉看得張大了嘴，陳家大少爺一把就伸手捂住了三弟的眼。

這煞神，怎麼也不注意點影響！

馬車裡，梓好難得臊紅了臉，白皙的肌膚上染著霞色，說不出的誘人。

許嘉玄看得心頭癢癢，抓過她的手，拿指腹摩挲著她細滑的肌膚，滅滅心裡那股衝動。

等回到家裡，許嘉玄發現自己忘記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忙把在袖子裡的聖旨翻出來，遞給梓好，「這是陛下朱批的冊封誥命聖旨，妳收好。」

梓好接過，展開一看，皇帝的御印果然在上頭，可為什麼會給許嘉玄，不應該由禮部來宣旨嗎？

她正想著，前院的管事就匆忙前來，說是有陛下的賞賜。

侯府一眾人都得上前接賞，但賞賜的東西只給梓好，是恭賀她封得誥命。

許嘉玄盯著大大小小十餘個箱籠，心裡忍不住對明德帝和梓好間的關係再起疑慮。

宮裡的娘娘晉位恐怕都沒有這樣的隆恩，明德帝是不是對他的妻子太過特殊了？

接過賞後，劉氏說晚上要請二房前來熱鬧熱鬧，要給她賀喜。

許嘉玄不動聲色地去了外書房，吩咐自己的心腹去查查梓好的香囊是怎麼送進宮的，又寫了封信，給送到玄靈觀。

當晚，許家二房的人都前來吃宴，梓好謙遜地謝過眾人祝賀，也喝了幾杯。

宴散後威武侯就回房了，許二老爺領著妻子略坐一會也要回西府去，在離開前又和長子嘮叨起來，趁著酒勁，竟在侯府裡就抬手要去打許嘉清。

閔氏抱著他的腿直哭，其他庶出的男孩兒躲在一邊看兄長的熱鬧，心裡恨不得父親真打了這個嫡兄。

本是梓好的好事，結果鬧得亂七八糟，許嘉玄心裡還堵著香囊的事，臉一冷，直接砸了杯了，「二弟留下，今晚就在侯府留宿，我倒是要見識一下二叔的厲害！」

許家如今靠著許嘉玄支撐門庭，許二老爺到現在也只在五城兵馬司撈了個百夫長當，以後還是事事得靠這個侄子，被他一摔杯子，酒也驚醒大半，再也不敢多說一句，帶著妻子和庶子離開了。

劉氏在這種事上從來不敢多話，怕被許嘉玄誤會什麼，梓好只能打圓場，讓人先把杯子碎渣給收拾了。

許嘉清一臉慚愧地給梓好道歉，「叫大嫂看笑話了，還攪了大嫂的喜事。」

梓好大度地笑笑，說：「沒事，二叔是喝多了，一時酒氣上來。」

許嘉玄此時站起來，說把許嘉清送到客房去，讓她坐著輦先回房。

梓好目送兄弟倆搭著肩往外去，跟劉氏告退後才慢悠悠上輦。

今晚月亮被厚厚的雲層遮蓋住，明兒有要下雨的跡象，迎面的風都帶著濕寒。

許嘉玄把堂弟送到客院，拍了拍他肩膀，「好好溫書，你搬到侯府來住，莫要再住在外頭，讓二叔三天兩頭就去尋你麻煩。你既然不想從武，從文顧忌多，在外頭住著也容易給人扣個不孝的名頭。」

許嘉清感激地眼角發紅，點點頭應下。

許嘉玄帶著夜裡的涼意回到屋裡時，梓好正在沐浴，屋裡靜悄悄的，只有小東西在架子上跳來跳去的聲音。

他才走過榻扇，小東西拍著翅膀就飛了過來，朝著他臉逼近，竟是要拿爪子抓他！

許嘉玄不屑地笑了笑，一偏頭，小東西險些要撞到他身後的榻扇上，拚命拍著翅膀，在半空中打了旋才躲過去。

牠氣得連話也不說了，尖叫一聲。

許嘉玄見牠不甘休，知道牠還因為拔了兩回毛恨上自己，見梓好也不在，自然不跟牠客氣了，在牠再朝自己撲來的時候伸手就要箝住，哪知淨房響起開門聲，他耳尖，伸出去的手硬生生收了回來。

小東西瞅中機會，一爪子就抓到他領子，然後轉頭就飛向淨房，邊飛邊喊道：「小魚救命——」

許嘉玄，「……」這鸚鵡簡直王八蛋！

梓好從淨房出來就被小東西撲了個正著，好在許嘉玄人是站在榻扇前的，離鳥架子遠著，梓好根本就沒想到是許嘉玄在欺負小東西，只當牠被他回來嚇著了，捧著牠安撫幾聲，給鎖回架子上。

許嘉玄冷眼看著那成精的小玩意，決定明天催促六順早些把那隻貓兒訓練出來，不給牠弄個天敵，真是要反了！

許嘉玄還惦記著梓好的傷，她沐浴後出來，臉頰紅紅的，綠茵在邊上說看著傷口好一些了，經過他的時候還帶著怨氣瞅自己一眼。

他思索著，把高几上沒滅的燈挪進帳子裡，放到床頭上。

梓好已經閉著眼，被明亮的燈一照，她奇怪地睜開，就見許嘉玄低著頭，一錯不錯地盯著自己，她下意識就往裡頭縮了縮。

許嘉玄看見她的動作，心裡懊惱，一把拉住她的手，「我什麼也不做，讓我看看傷好不好？」

這哪裡是他說看就給看的！梓好瞬間就把手抽了回來，許嘉玄又去拽住，還順勢將她扯到自己身下壓住，去親吻她。

「小魚，讓我看一下，我心裡著急。」

他的聲音因為親吻而變得細碎，有著哄慰的溫柔，許嘉玄從來沒有這樣哄過人，這種體驗讓他覺得怪異，卻不排斥。

她是他的妻子，他溫柔一些沒有什麼不對。

梓好躲不開他的吻，氣喘吁吁地道：「不能看，你知不知羞。」

許嘉玄嗤笑，他們兩人都圓房了，有什麼羞不羞的？

他不管，只顧吻她，想著看能不能把她親得迷迷糊糊，再去扒她褲子看傷。

可是這一吻，梓好還十分冷靜，他卻沉溺了進去，她真的……好香，又香又甜，他以前怎麼就沒發現？

他的輕吻成了深吻，最後又不滿足地移到她耳垂上。

兩人這麼肉擠肉的蹭著，他渾身血液都跟在暴動一般，讓他難耐，可到底還是有那麼一絲理智在，他硬生生抬起頭，不再放縱。

就在抬頭的那瞬間，他眼前是一片雪光，原以為是燭光的折射，但再低頭一看，梓好的衣襟不知什麼時候鬆開了，裡衣下膚如凝脂，欺霜傲雪，雪中一點粉嫩，是他未曾見過的瑰麗。

許嘉玄只覺得耳朵嗡鳴了一聲，下一刻，全身往下湧的血液衝上了頭，他鼻頭一熱，一點殷紅的血跡就「吧嗒」滴落。

梓好正要去掩住衣裳，結果抬頭就看到許嘉玄鼻血橫流。

梓好，「……」

許嘉玄，「……」

清竹院正房的燈再度亮起，是梓好起來吩咐值夜的丫鬟去打熱水，吩咐過後，她又回到床邊，哭笑不得地看向拿了她手帕堵鼻子的許嘉玄。

「你中午把整隻羊腿都吃了，當時想讓你少吃點的，可又見你吃得香。」所以她才沒有阻止。

許嘉玄扯了扯嘴角，「是餓的。」他鼻子被堵著，說話就甕聲甕氣的。

梓好噗哧一笑，映著燭光的眼眸璀璨晶亮。

他有些彘扭地把頭轉向裡側，想著自己的威武形象在她跟前恐怕是立不起來了，回回都在她面前出糗，真是邪乎！

很快，小丫鬟用銅盆打來熱水，梓好親自絞了帕子遞給他，他胡亂抹一把臉和手，看到她身前的中衣也染上了血跡。

「妳去換衣裳吧。」他跟小丫鬟說：「生個爐子過來，去伺候少夫人更衣。」

梓好自去了，在屏風後慢慢把染血的中衣褪下，指尖不經意撫過左側鎖骨，那是之前被猴子抓的傷痕。

他剛才似乎沒注意到，估計全看她別的地方了，不然也不能鼻血橫流，她心裡不由得呵一聲——男人！

許嘉玄止住鼻血後也不敢再亂動手，規規矩矩躺好，可在梓好回到裡側睡下的時候，他卻是伸手過來，一把將她摟到懷裡，也不說話，就那麼摟著。

梓好不太自在，可想到自己反正睡相不好，也就覺得無所謂了。

許嘉玄將人抱過來的時候，心情難得的緊張，彷彿都能聽到自己重重的心跳聲，甚至還想著，她若是要推開自己該怎麼做，可哪裡知道她動也沒動，很乖巧地閉上眼就睡著了。

他在許久後低頭，聽著她悠長的呼吸聲，感受著此刻的靜謐溫情。

他腦海裡都是今日她在陳家時的細心和關切，多少年了，自打他母親離世後，就沒有人這樣在生活事上為他打算，即便是李嬾嬾想勸他休息或是用飯，都只是小心翼翼地提示。

她倒是理直氣壯，不怕他拒絕地直接安排，也許這就是夫妻了。

夫妻兩個字在腦海裡閃過，又被他在舌尖上一滾，露出個心滿意足的笑。

陳家的表姑娘挺好的。

第二十七章 他的貼心

次日早晨，梓好在梳洗後，首要一件事就是給小東西餵食。

小東西在侯府也轉了有兩日，她現在也不拘束牠，給解開腳鏈，任牠滿屋飛。

牠飛一會，過來啄一下她手心裡的吃食，再又高興地飛一圈，卻險些撞到從淨房出來的許嘉玄，嚇得沒把翅膀毛都給拍掉幾根，落到她肩頭就不動了。

梓好就帶著牠坐到明間的圓桌前，跟許嘉玄商量，「昨兒陛下給了冊封，還賞下東西，我今天遞牌子進去，看陛下何時有空召見去謝恩。」

當臣子的就是這點不好，皇帝有點小恩小惠都要巴巴的趕進宮去叩謝。

許嘉玄聞言倒是先端起茶，抵了口才說：「此事我直接上摺子請示聖意吧。」

梓好看著他喝茶的側臉，稜角分明，一雙半垂的眼眸沒什麼情緒，她點點頭道：「那就勞煩你了。」

這種事情有什麼勞煩的，許嘉玄心裡嘀咕一聲。

李嬾嬾帶著丫鬟來上飯的時候，梓好順口跟她交代，「世子總愛吃肉，又喜炙烤的，長期這般吃對身體也不好，妳讓廚房以後世子用飯都減兩個肉菜，補兩個時蔬或是清火的。」

許嘉玄聽到這話，一口茶險些噴出來，她什麼意思！

小東西站在她肩頭，似乎聽明白了一樣，拍著翅膀嘎嘎的笑，一隻鸚鵡活脫脫笑成了鴨子。

許嘉玄淡淡地瞥了牠一眼，亦在心中冷笑，且先讓牠得意些時日。

兩人成親後，許嘉玄的婚假休得零零散散，有了這兩天，他才發現梓好身邊那個叫綠茵的丫鬟並不長時間待她跟前。

這一早上也沒見她出現，但梓好似乎是習慣了，也不著人打聽過問。

他不由思索著，這丫鬟怎麼有點兒不知道規矩，是在道觀裡過得太自在了？

而且李嬾嬾昨晚還跟他說了一件事，說梓好昨兒回家去，有那丫鬟的一半「功勞」。

他留了個心眼，正好心腹探子回來，他就到小書房先去處理事情。

探子名喚六喜，長得很周正的一個小夥子，身材在一眾侍衛裡顯得要嬌小一些。六喜關上門後，來到主子跟前輕聲把探得的事情說來，「少夫人幾乎是不出門的，她身邊那個叫綠茵的丫鬟也不常出府，但有時候會去珊瑚姑娘那兒坐坐。」

珊瑚？許嘉玄正低頭寫謝恩摺子，聞言，一抬頭問道：「她還沒改名？」

六喜被問得一愣，珊瑚姑娘又改名兒了？

結果就又聽到再繼續低頭寫字的世子說：「以後喊她翠紅。」正好和那個綠幽幽的綠茵湊一對兒。

六喜險些要被自己唾沫給嗆著，好好一個美人兒，怎麼改個名兒後就怪怪的？

「繼續說，重點是少夫人有沒有給皇后或陛下送了東西進宮。」

六喜忙回神，神色凝重，似乎也沒有想明白，「少夫人根本就沒派人往宮裡送過東西，綠茵出府去的時間也和世子您說的時間對不上。」所以是不是世子記錯時間了？

這就是說又查不清了？許嘉玄沉了臉，盯著六喜看的眼神閃動著不明光芒，直看得六喜脊背發寒。

「世子……」六喜忐忑地喊一聲。

許嘉玄此時摺子也寫好了，大掌往椅子扶手一拍，隨之站了起來，「讓人多注意著那個綠茵，把這摺子遞進宮。」

六喜忙應是，目送他回屋，之後往外院去的時候，遇到抱著隻奶貓兒的六順。六順正把貓往樹上送，送上樹後又伸著雙手，慌慌張張地做接住的動作，嘴裡還喊著，「小乖乖，慢一些哦，別摔著了，咱們慢慢來。」

六喜聽得嘴角一抽，這什麼毛病？突然嫌棄起自己的名字跟他排同一輩了。

在許嘉玄去了小書房的時候，綠茵回到了梓好身邊，解氣地跟梓好說周錦成的倒楣事。

「昨兒下午就鬧到陛下跟前了，那個周夫人也是個狠的，把周錦成欺男霸女和受賄的事情都說了出來，還是說給周錦成死對頭的言官聽，首輔沒理這事兒，但也沒去壓，言官一把捅到陛下那裡，氣得陛下直接降了周錦成的職，說等江南的人回來，再一塊兒辦他的罪！而周夫人到言官那裡去了之後，帶著銀子跑了沒影，讓周錦成要抓人也找不著！」

黃氏逃了？梓好也聽樂了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，一個比一個狡詐。

不過周錦成是錦衣衛，哪怕從指揮使降到同知，權力還是有的，查個人的行蹤不是什麼難事。

但這些事情就不歸她管了，她也懶得管，她就是想收拾周錦成，敗敗他的氣焰。許嘉玄回來後，就見綠茵在梓好跟前嘀咕嘀咕說什麼，梓好笑得眉眼彎彎，十分高興的樣子。

原本覺得能很快解決的疑惑偏卡在那裡，叫他心裡十分難受，疑團也越滾越大。

「今兒有空，我們到玄靈觀走走？這個時候玄靈觀後山的楓葉也都該冒芽了，雖不及深秋漂亮，但比家裡那片林子好看很多。」他大步上前，詢問她的意見。

心裡的不安，讓他想去找玄真子。

綠茵聽著卻是直皺眉，姑娘身上還不舒服呢，腰間的指印都沒消，更別提其他的，怎麼能夠去爬山。

梓好卻也想見玄真子，又覺得自己沒那麼嬌氣，休息了兩個晚上，只要不是太大的步子，走一走也無礙，於是在綠茵說話之前應下了，「好啊，我也想念那片後山了。」

確實挺懷念的，當年有個狼狽的小男孩就在那裡被猴撓，她想看看他舊地重遊會有個什麼表情。

這麼想著，梓好覺得自己有時心眼兒也挺壞的。

許嘉玄聽她一說，才想起來她常住玄靈觀，有什麼不比他看得多，自己這樣巴巴地獻殷勤，反倒顯得有點傻，可是話都說出口了，他也不能再收回。

而一旁的小東西也高興地喊：「道長，道長！」牠要去找道長給這煞神穿小鞋！

臨出門前，許嘉玄猛然想起梓好身上還有傷，一回頭，卻見她已經高高興興地穿戴好斗篷、帽子。

他抿抿唇，想到自己的疏忽，很快又釋然，她不好走路，總歸還有別的辦法。

於是一行人就浩浩蕩蕩地出了門。

珊瑚知道自己被改名叫翠紅，本想跑來跟梓好訴苦，哪知遇上許煞神帶著她出

門，只能可憐巴巴地看著梓好離開，然後咬咬牙，一甩帕子回了屋。

許嘉玄到底是坐不慣馬車，又有綠茵在馬車裡杵著，他便騎著馬走在馬車側邊，一路保駕護航。

經過匯滿樓的時候，他憶起第一回跟她見面就是這裡，而且當時三皇子還派人來刺殺，企圖嫁禍太子，現在想想，也不知道她當時嚇著沒有。

他正入神，耳邊傳來一個青年人的聲音，略顯窘迫，「這個胭脂膏多少銀子？」他側頭看過去，是一位書生在路邊跟小販買東西，那是女人用的，許是出於羞窘，連臉都是紅的，就差沒把脖子埋到胸口。

那個小販說了個價，書生付了銀子，抓起一盒就跑得飛快。

這個時候他們也漸遠離，許嘉玄收回視線，嘴裡嘖了一聲，在大庭廣眾之下買女子用的東西，叫人看著就不怎麼正經，虧還是個讀書人。

到了玄靈觀，馬車只能停在山下，到觀裡要爬上長長的近千階石梯。

做為信徒們，一萬階也願意爬，但許嘉玄卻是頭回覺得這些石階礙眼，一點也沒有自己在藐視師門的自覺。

梓好扶著綠茵的手下車來，見到熟悉的山門，不由自主地笑彎了眼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。

正是此際，許嘉玄走了過來，高大的身影把她籠罩著，她抬頭，見到他線條分明的下巴，看著他轉過身，彎了腰兩手往後示意，「我背妳上去。」

聞言，梓好不禁愣了愣。

許嘉玄有會兒沒聽到她的聲音，直接挨近她，反著手就抱了她的腿往身後背。

梓好回神，忙去圈住他的脖子，免得自己掉下去。

他穩穩地往前走，開始拾階而上。

梓好從來沒有過趴在別人背上的體驗，因為身高的原因，眼前的景致都變化不少，彷彿豁然開朗，她樂得直眯眼笑。

笑著笑著，無意間掃到他通紅的耳尖，這才發現邊上的香客們經過他們時也都抿著嘴笑，不少婦人還投來羨慕的眼神。

她眨了眨眼，噗哧一笑，依在這難得體貼人的煞神耳邊說：「他們都在瞅我們呢。」說罷，就見許嘉玄耳根的紅以肉眼能見的速度蔓延到脖子，她趴在他背上笑得花枝亂顫。

許嘉玄卻在前頭咬牙切齒，她果然喜歡看他笑話！

石階一直延綿到莊嚴的道觀門口，許嘉玄即便從武，這一千階石梯一口氣爬上來，他也有些微喘。

梓好見他一頭汗，就掏帕子想遞給他擦汗，哪知看到一個本該在下邊值守的侍衛快速趕上來。

侍衛來到兩人跟前，撐著膝蓋直喘道：「世子，您早上送進宮的謝恩摺子，陛下

批了，讓您和少夫人這會就進宮去。六喜追了一路，這會癱在山下呢。」
梓好遞帕子的動作一頓，目光從許嘉玄冒著汗的額頭轉到那陡峭往下的石階上。
許嘉玄神色一僵，順著她的視線也看到那一千階石梯……
兩人首回出遊就此敗興而歸。
許嘉玄短時間爬了兩千階石梯，剛上馬背的時候，都以為小腿要因此抽筋了。
馬車裡，正傳出梓好和小東西的笑聲，他就想起從石階走下去時，小東西一直在他腦袋上盤旋的一幕。
他那個時候竟然羨慕一隻鸚鵡！
許嘉玄側耳聽著裡面的說話聲，扯了扯嘴角，面無表情地想，下回出門絕不能把這隻鳥再帶著，沒得膈應他。

Crescent Family